

Arsène Lupin

亞森·羅蘋傳奇

之

玻璃瓶塞的祕密



原著／莫理士·盧布朗 改寫／東方編輯部

目錄

第一章 玻璃瓶塞爭奪戰

別墅劫案 · 05

神秘的玻璃瓶塞 · 27

奇怪的女客 · 39

憤怒的貴婦 · 44

吸血鬼戴別克 · 53

母子竊賊 · 56

第三章 災難重重

謎般的「瑪利」 · 113

拯救戴別克 · 125

死刑宣判 · 133

剪掉關鍵字的信 · 143

追蹤 · 149

菸絲盒中的祕密 · 158

第二章 斷崖上的古堡

二十七人聯名密約 · 75

又逢劫難 · 82

象牙雕像的碎片 · 89

死石古堡探險 · 97

第四章 真假密約

勞倫十字架 · 165

陷入絕境 · 178

大鬧刑場 · 186

年高爾的說明 · 197

玻璃眼珠 · 203

空白信紙 · 209

Arsène Lupin





玻璃瓶塞爭奪戰

👑 別墅劫案

從岸邊望去，夜晚的湖面一片黑暗，掠過水面的輕風帶著寒意，秋天的夜晚顯得安詳寧靜。

這裡是景色優美的別墅區，位於巴黎西南方的安江鎮附近，著名的凡爾賽宮就在這一帶。環繞在湖畔的全是名勝和豪華別墅，豪宅散放紅、黃、藍、綠各色燈光，映在水面隨波盪漾，構成一幅綺麗的畫面。夜深時，五顏六色的微波細浪隨著徐徐輕風陸續消逝了，馬戲團隱約傳來的樂聲也停止了。

在法國，秋天是最短暫的季節，九月下旬的夜晚已有徹骨的寒意。一顆流星掠

過湖面上空，消失在天際。

黯淡的星光下，亞森·羅蘋來到湖邊，朝著停靠岸邊的兩艘小艇低聲叫喚：

「喂——你們在嗎？」

不久，小艇中出現一道黑影。

「準備出發吧！已經聽得見汽車聲了，那兩個傢伙大概快要回來了。」

「我們準備好了，老闆。」

隨後，兩名船夫把漿放進水中。

「走吧！」

羅蘋從長滿野草的堤岸走到馬路上。一部沒開車燈的豪華轎車從漆黑的街道悄悄駛來，停到他的面前。兩個豎起外套衣領、帽沿壓到眉尖遮著臉孔的人迅速跳下車。羅蘋用手電筒照了一下，確定這兩人是他的手下蒲先利和計培爾。

這兩個人都很年輕，二十多歲的樣子。蒲先利面貌凶惡、目光犀利，看起來心術不正。計培爾則親切忠厚，長得也算俊秀。他愛好體育，受過相當程度的教育，態度大方，人緣很好，成長背景似乎不錯；羅蘋相信這個孩子一定有難言之隱，才



會淪為竊賊。

蒲先利和計培爾都摘下帽子，向羅蘋打招呼。

「沒問題了嗎？」羅蘋低聲問。

「都清楚了。那傢伙搭七點四十分的火車，到巴黎去了。」

「你們親眼看見的嗎？現在八點才過幾分鐘，那麼……」他低頭告訴司機：

「九點半再來接我，這地方不適合停車，很容易引人注意。」

羅蘋交代完，那輛車就靜悄悄的駛向黑暗。他們三人便走向湖邊的小艇，羅蘋

跟計培爾同坐一艘，蒲先利則獨自搭乘另一艘小艇。

「計培爾，今晚這個任務是誰計畫的？是你還是他？」羅蘋抬起下巴指著另一

艘小艇的蒲先利問。

「也不能說一定是誰。我們兩、三個星期前就商量這件事，經過一番調查，才

決定打電話請老闆來幫忙。」

「是這樣嗎？不過我總不大相信蒲先利，他的舉動讓人難以捉摸，我覺得他靠

不住。他看不順眼的事太多了……說不定他……」說到這裡，羅蘋好像改變主意。

「算了，不管他了，反正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。憑他一個乳臭未乾的傢伙，也要不出什麼花樣來……不過，我倒要問問你，你們真的親眼看見戴別克議員去巴黎了嗎？」

「老闆，您今天真囉嗦，怎麼跟平常不大一樣？」計培爾笑著說。

別的手下一見到羅蘋都是畢恭畢敬，計培爾不同，他不但不可怕，還自在得就像在父兄面前一樣，有時還會與羅蘋打趣。羅蘋非常喜歡這個年輕人。

「你知道戴別克議員去巴黎做什麼嗎？」

「去看歌劇，午夜一點以後才會回來，只是……」

「只是什麼？」

「只是那傢伙常會更改計畫，說不定看到一半就跑回來，所以這件事一定要在一小時內完成。」

「一個鐘頭綽綽有餘。對了，別墅裡現在還有什麼人？」

「沒人。女管家和女僕用過晚餐就先後離開了，那個叫做李歐南的男僕，跟著議員去巴黎了。」



「有沒有鑰匙？」

「我只弄到一把大門的鑰匙。」

「那棟別墅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你看，就在那邊，院子連著湖岸。」計培爾指著湖的右岸。

「別墅裡有什麼了不起的價值東西？你們再三要我幫忙，我才會離開巴黎，特地趕來。在我看來，這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生意。當然，單靠你們兩個也不可能有什麼大斬獲。」

「這次確實是筆大生意，我們一定會有很大的收穫。老闆，等一下你一定會大吃一驚的。」計培爾忙著說明。

他對這次的行動似乎很有信心，好不容易才把老闆拉來，他可不希望老闆打退堂鼓，否則豈不前功盡棄？

敏感的羅蘋聽了計培爾的話，不禁在心裡暗笑。他相信這兩個手下一定有所隱瞞，沒有全盤向他托出細節。

兩艘小艇前進的划水聲小到幾乎聽不見，小艇輕輕滑過湖面，一直駛進一個小

灣。泊船碼頭的石階旁，有一個堆放貨物的破舊棚子，石階上的房子就是戴別克讓
員的別墅，它陰森森的聳立在星空下。

「你不是說別墅裡沒人嗎？可是你看，屋裡有燈光。」

果然，別墅的窗口透出燈光。

「那是日夜都亮著的煤氣燈。你看它動也不動。」從另一艘小艇跳上岸的蒲先
利，搶著說。

「好，你們兩個在這裡等我們。」羅蘋吩咐兩名船夫後，三人就一起沿著石階
爬上去。他們輕輕推開圍牆的門，穿過院子，繞到別墅正門口，拿出萬能鑰匙打開
大門的鎖，悄悄溜進屋裡。他們一走進會客室，就看見那盞亮著的煤氣燈。

「我們剛才看到的，就是這盞煤氣燈。」

「可是我覺得不是。大家要小心，也許裡面有人。」

他們躡手躡腳的經過走廊，一推開餐廳的門，就傳來「啊」的一聲驚叫，接著
有人從裡面把門關上。

「有人在裡面。」



他們使盡力氣想推開那扇門。

餐廳裡的人跑進餐具室，想推開一扇上鎖的玻璃窗，一邊還瘋狂的叫喊：

「強……強盜……殺人……」

「不要亂叫，沒人要殺你！」

羅蘋追了過去，一把抓住那人的肩膀。那人轉身，舉起右手，手裡還拿著一把手槍。羅蘋急忙趴下來，跟著就聽到「砰、砰、砰」幾聲槍聲，桌上的碗、盤和葡萄酒瓶，碎的碎、倒的倒，有些都掉到地上了。羅蘋順手扯住那人的腿，並將他摺倒。那人一倒地，手上的槍也跟著掉落。

「蒲先利，把這傢伙捆起來。」

「哦，這傢伙是男僕李歐南，他沒去看戲，卻回來用餐。」

「我早料到可能會出差錯，你們兩個老是有狀況，為什麼不先弄清楚呢？」

「老闆，請您原諒！」

「算了，你們要找的東西在哪裡？」

「樓上。那裡有好多稀世珍寶。」

這話果然沒錯，戴別克把很多值錢的珍藏都放在樓上，包括雕刻、名畫、工藝美術品和各種國寶級的收藏。羅蘋上樓看了也深受震撼。他心想：「這傢伙不過是個議員，怎麼有辦法搜集這麼多貴重的藝術品呢？大概都是用不正當的手段搜刮來的吧？果真如此，搬光了也不為過。」

於是，羅蘋叫兩名船夫進來，指揮他們搬走樓上那些收藏品。不到三十分鐘，小艇上就裝滿了。

「先運走這一船。這些東西相當重，你們兩個合力載走。」
兩名船夫依照指示合力划走小艇。

看著小艇駛出小灣，羅蘋才回別墅。經過餐廳時，聽到輕微的咕噥聲，他走進去，看到是被捆綁在地上的男僕李歐南發出來的。

「你安靜一點！再不聽話，我就找塊布塞住你嘴巴。」

僕人閉上嘴不敢出聲。羅蘋丟下他，逕自上樓。他聽到後面傳來細碎的聲音：「救命啊！……殺人！……快報警……安江鎮別墅區……戴別克議員的別墅……趕快……」最後是掙扎的淒慘哀號，拖得長長的，接著就寂靜無聲了。



「真傻，在這裡怎麼喊警察也聽不到，還不如省點力氣，乖乖躺著吧！」羅蘋頭也不回的大聲說。

上了二樓，蒲先利和計培爾正在到處搜尋。

「這裡有什麼東西值得你們花這麼大的工夫？算了，快走吧！」

「我們再找一下。」

「別找了，時間不多，小艇和車子都在外面等著。」羅蘋說。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你們怎麼這樣貪心？快停下。」

羅蘋這麼一喊，蒲先利和計培爾才心不甘情不願的站起來，發紅的眼睛還不停的在那些漂亮的家具和櫃子上打轉。

「你們到底想找什麼？太貪心是會倒大楣的。」

兩人只好聽話，無奈的把羅蘋挑好的東西，陸續搬上小艇。

東西搬完後，他們要求再給五分鐘時間上樓找一下。

「看你們這麼死心眼，到底在找什麼？」羅蘋不解的問。

「我聽人家說，戴別克議員的別墅裡，有一個小箱子，裡面收藏著許多值錢的古董。」

「原來你們設定了目標。好吧！就讓你們再上去一次。不過，最多十分鐘，超過就不等你們了。」

計培爾和蒲先利興奮的跳上岸。只是過了好一會兒，還不見他們回來，羅蘋開始焦急的看著錶。

「九點十五分了，他們到底在幹什麼？這兩人的舉動實在可疑，他們互相猜忌，打算趁對方不注意的時候占點便宜。看樣子，確實在找什麼特別的東西。」

羅蘋決定上岸。他才離開小艇，隱約就聽到從安江鎮傳來汽車和機車的聲音，朝沿湖街道過來。

「糟了，可能是警察。」

羅蘋立刻跑向別墅。就在這時，屋裡發出「砰」的一聲槍響，他三步併作兩步跑進去，到了餐廳，看到計培爾把蒲先利壓在地上，扳開蒲先利的手，搶走一樣東西，塞進自己的口袋。蒲先利昏了過去，肩膀還湧出鮮血，把地板染紅。



「你為什麼開槍打他？」

「不是我，是那個男僕李歐南開的槍。」

「胡說，那傢伙不是被綁起來了，怎麼能開槍呢？」

「他掙脫繩子，我們一進來，他就開了一槍。」

計培爾聳聳肩膀，喘著氣，仔細一看，他的嘴角也在流血。

「掙脫繩子？這麼說來，他逃走了嗎？」

羅蘋急忙跑到隔壁的餐具室，用手電筒一照，不禁叫了一聲。原來李歐南的頸部插著一把匕首，已經死了。

「你殺了他？」羅蘋氣得臉色鐵青。

「不是我，是蒲先利。」

「不管是誰，為什麼要殺人呢？我不是一再強調不可以殺人嗎？我早就告誡過你們，你為什麼不阻止蒲先利？」

「我來不及阻止。蒲先利肩上挨了一槍，立刻生氣的衝過去，朝那傢伙的頸部刺了一刀。」





「真是胡鬧！」羅蘋非常生氣。

儘管有人稱羅蘋是「冒險大盜」、「超人」，也有人當他是「魔鬼」；可是羅蘋始終堅持「絕不殺人」。

汽車和機車聲愈來愈近，羅蘋知道不能再耽擱了。

「老闆，你聽……那是什麼聲音？」計培爾低聲問。

羅蘋側著臉，豎起耳朵仔細聽，除了車聲，果然還有一種怪異的、低得幾乎聽不見的沙啞聲，彷彿從遙遠的地獄傳來。

一向大膽的羅蘋也不寒而慄。他蹲下身子，想聽清楚它是從哪個方向發出來的。搜尋一陣後，判斷是從死去的李歐南那兒傳來的。

「你幫我拿好手電筒。」

羅蘋把手電筒遞給計培爾，叫他朝著李歐南的身上照。這一照，就更確定聲音是從那裡傳出來的。他伸手觸摸，確定地上的人滿嘴鮮血，已無氣息。計培爾嚇得臉色發青，牙齒格格響個不停，連手電筒也掉到地板上。羅蘋翻動屍體，發現原來屍體胸口下方，壓著一具電話。

「喂、喂……喂，聽到沒有？……喂，聽見嗎？噢，沒有回話……你受了傷嗎？……喂，說話呀！……喂，這是警察局……我已派人過去了……應該快到了……喂、喂……」

從電話裡傳來的聲音因為被屍體擋住，所以成了詭異的怪聲，現在真相大白，沒什麼好害怕，但情況卻萬分嚴重，因為警察馬上就要到了。僕人李歐南的手腳被捆綁，但嘴巴沒被塞住。他將桌上的電話拉到地板上，用身體頂著電話報警。

「剛才這傢伙哭哭啼啼的咕噥原來是在打電話。沒注意到這一點，是我們的失誤。快把蒲先利帶走。」

他們兩人剛抬起蒲先利，就聽到外面鐵門「嘩啦」一響，接著院子裡的石子路，也響起雜沓的腳步聲。

「來了，警察來了！」

羅蘋縱身跑向大門，抓起一根門門，把門門上。

前後門都響起劇烈的敲門聲，警察把整棟房子團團圍住。

「計培爾，我有辦法從這裡溜走，不過你們可要被捕了。」



「啊？」

「別擔心，我會把你們救出來的。如果我不逃，我們三個都會完蛋。你們先留著，以後的事由我處理，聽懂了嗎？」

羅蘋說完，先和計培爾合力把蒲先利抬到會客室，再從蒲先利身上抹了一把汗血塗在自己臉上，說：「好玩吧？我要演一齣戲，不這樣做，我們三個都沒辦法順利脫身。」

說完，他把計培爾按倒在地，並騎到他身上，再連放兩、三槍，窗上的玻璃「嘩啦啦」的掉下來，警察聽到槍聲，急忙跑到窗口。

羅蘋一看到警察就大聲喊叫：「我在這裡……救救我……壞蛋被我捉住了，快來這裡！」

警察聽到呼救聲，七手八腳的清好破窗上的玻璃。

「計培爾，你被捕後，萬萬不可以招供。還有，我看見你剛才從蒲先利手裡搶到一樣東西，那是什麼？趕快給我……」

計培爾從身上掏出一個小東西給他。「這東西很重要，我就是為了它才闖出這

場大禍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東西我會替你保管好……哦！來了。」

兩、三個警察從窗子跳進來，羅蘋接過計培爾的小東西，還來不及看一眼，就故意伸手緊緊扣住計培爾的喉嚨，一邊叫嚷著：「警察，快……快把這傢伙……」他故意做出上氣不接下氣的模樣。

計培爾和剛醒過來的蒲先利馬上被警察捆起來，羅蘋拍拍手上的灰塵，跟警察說：「謝謝你們來救我，我差一點就死在他們手裡。」

「你太客氣了，我們應該謝謝你幫忙抓住這兩個賊。你受的傷不輕吧？」

「沒什麼，不怎麼嚴重。」

「你是……」警察詫異的問。

「我是戴別克議員的朋友，八點左右我來看他，僕人李歐南告訴我，戴別克傍晚去巴黎了，我正跟李歐南說話的時候，竟然來了兩名強盜，我們拚命抵抗，李歐南頸部挨了一刀，當時就先倒下。」

「噢，是強盜殺人……」



「是的，李歐南在餐具室被殺，我在他們還沒動手殺人之前，就先打電話到警察局。」

「是你打的電話嗎？我們就是接到這通電話才出動的。」

羅蘋一身貴族打扮，十足紳士派頭，從他口中說出這段話，警察沒有不信的理由；加上警察看見他冒險捉住兩名強盜，更是千謝萬謝，感激不盡。警察把羅蘋帶到會客室，請他坐在長椅上休息，然後去檢查李歐南的屍體和行凶的那把匕首。接著又訊問兩名強盜。

蒲先利招出了自己的真實姓名，計培爾始終守口如瓶，被問得說不出話來時，只會紅著眼眶，嘴脣不停的顫抖。計培爾的模樣任何人看了都不免同情，警察隊長似乎也認為這樣一個看似有教養的年輕人會做出這種事，一定有隱情。

「這棟別墅發生了這麼大的案子，我們要趕緊通知戴別克議員，只有戴別克議員的朋友，也就是那位受傷的紳士，知道是誰殺害李歐南，我們也得向他查探真相。請那位紳士到這裡來……」

隊長交代了其中一名員警。員警跑去會客室很快又返回來，表示那位紳士已經

不在了。另一名警察說，剛才他還看到那位紳士嘴裡叼著菸，走向湖邊。隊長立刻派人去湖邊碼頭找。

回來的人報告：「那位紳士趕去碼頭，划著一艘小艇離開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隊長從椅子上跳起來，想了想說：「形跡最可疑的是那個傢伙。」他狠狠的瞪了計培爾和蒲先利一眼說：「這兩個人是幫那傢伙跑腿的，捉到小魚卻讓大魚逃掉，快追！」

隊長的頭腦果然比較靈活，他叫幾個人看守別墅，自己則帶了兩名警察朝碼頭追去。在淡淡的星光下，只見那艘小艇已離岸一百多公尺，向著對岸快速駛去。

羅蘋摘下帽子，開玩笑似的高高舉起，朝著碼頭不停揮動，還唱著船歌：

隨波逐流的水草，

沒有目的，任憑輕風擺布。

光聽那歌聲就可以想像，唱歌的人態度是多麼的從容自在。黑夜裡看不清楚他



的神情，說不定正在嘲笑那些警察不中用哪！

隊長生氣的大吼：「開槍！」

「砰！砰！砰！」

岸邊立刻槍聲大作，子彈從羅蘋耳邊「咻咻」飛過。羅蘋偏了一下頭躲過了，再笑著加快速度划著小艇，飛也似的駛去。

「快追！」

警察隊長說著，帶著兩名警察跳上一艘小艇向前追趕。看到這情形，羅蘋也划得更賣力。兩艘小艇就在銀灰色的水面上，一前一後的疾駛。這是一場瘋狂的競賽，一場你死我活的小艇競賽。羅蘋划的那艘小艇沿著湖的右岸迅速前進。

「他一上岸，就更麻煩了。乾脆划過去撞翻他的船。」

兩名警察聽隊長這麼一說，更賣力的往前划。兩艘小艇的距離愈來愈近。

「用力划！快跟上！」





隊長握著拳頭不停敲著船舷不停的催促。船槳在水面上快速的撥動，激起不少水花。可是羅蘋的那艘小艇突然停止前進，漂浮在湖面上。

「看來那傢伙累了，划不動了。」

兩名警察死命向前划，到快接近時，就以船頭對準羅蘋的小艇，攔腰撞去。

低頭坐在小艇中的羅蘋差一點掉進湖裡。

隊長拔出手槍，大聲喝道：「手舉起來！」

羅蘋手沒舉起來，連頭都沒抬一下。

隊長下令小心靠近羅蘋的小艇，拿出手電筒示警，沒想一照之下反而讓自己吃驚的叫了出來。原來低頭坐在船裡的黑影，是一尊偷出來的女神像，上面披著上衣，還戴著帽子。

羅蘋不知什麼時候潛水逃走了，隊長和兩名警察在小艇上發現一張名片：

亞森·羅蘋